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九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

平蜀記

洪武四年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

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
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率京衛荆湘舟
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將軍濟寧
侯顧時爲副將軍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龍趨
成都先是崇陽侯楊璟以 上命至蜀諭以禍福昇
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曰璟聞古之爲

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則不敢抗德不足則歸順焉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徃徃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資藉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默然在位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劔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漢昭烈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

苗之墟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
下矣我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
竒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
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
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
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
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
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莫
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
人力實天命有在也足下視此以爲如何友諒之子

竄歸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倔強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環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爲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縱足下年幼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聽至是乃命和等徂征

璟本儒生出身故通於文事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

大定四海奠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
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開
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
衄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今命卿等率水陸之
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克但
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
王全斌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三月傅友德攻蜀階
州初友德陞辭 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
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

險而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則門戶既隳而
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至
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階文守備
果弱於是引兵直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
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平章丁世珍
率衆來拒友德擊敗其衆生擒其雙刀王等十八人
世珍遁走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
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
世珍復集兵據險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
騎遁去文州亦克五月湯和兵進攻瞿塘關以江水

暴漲駐兵大溪口是月傅友德兵亦至漢江以水大
不得渡乃令軍士造戰船百餘艘狀蜀人雖失階文
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欲
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
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月日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
見之爲之解體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方悉衆
守瞿塘以阨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乃分兵守瞿塘
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城下因
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以濟寧侯顧時留守而
自將趨成都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

師恐其逗遛悞事適友德捷至乃下詔責其畏怯恐
失機會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舟師先進和猶遲疑
未決及得木牌於江知友德已克階文乃自白鹽山
伐木開道以進永忠師至瞿塘關以山水峻急且蜀
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壯士
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
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魚貫
出岩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軍分
爲二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水寨將士
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

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夾擊大破之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生擒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之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七月廖永忠自夔州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大懼或勸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今大軍勢如破竹人皆膽碎豈更效力然終亦不免也不如乞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降永忠以和未至不受踰旬

和至會兵城下是日昇面縛銜璧請軍門降和受璧
承忠解縛撫慰之是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等出
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弓矢
火箭衝之象中矢却走壽兵躡籍死者甚衆會湯和
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其家書知重慶已降而
室家皆完遂無鬪志遂籍府庫請軍門降 九月湯
和等遣人送明昇并降表至京詔省部議受降禮省
部言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及子弟官屬至
闕下皆素服紗帽進待罪表俯伏于地通事舍人掖
昶起鞠躬聽命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閣門

使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就次易服然後入見於崇元殿閣門使引昶等入蹈舞稱謝宣徽使承旨宣喚昶等再拜陞殿至御座前鞠躬

太祖親撫問之昶還位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呼萬歲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今擬明昇朝見禮上御奉天殿明昇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皆俯伏于地侍儀舍人掖昇起其官屬皆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賜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上

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
事由臣下宜免伏地上表待罪之禮是日明昇及其
官屬朝見百官稱賀授昇爵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
及第宅于京師時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冬
十月湯和遣江夏侯周德興會傅友德等克保寧執
友仁送京師蜀地悉下十一月湯和等師還各上
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
銅印六百四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
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八
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疋

平蜀記不知何人所撰予觀定遠黃公金開國
功臣錄載平蜀事于穎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
永忠傳中甚詳若平章楊璟與明昇書乃詳於
斯記也廖公傳後載皇祖御製平西蜀文末
有傳一廖次之語五言次第真馭將之明鑒也
嘉靖乙巳清明日汝郡袁褰記

附錄

平西蜀頌

并序

劉基

臣聞

天命

真主混二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

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鳴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皇帝

肅將武威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叛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讐鬼慄匍匐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漢交趾鑿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師
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塘殺其將其郡邑鎮戍
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
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也固知天命
有在而羣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 恩深厚無
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己謹撰平西蜀
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
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閼與華不通金牛啟道
厥竅斯鑿岷峨岌岌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

諸葛用之震驚北方
劔閣倚天瞿塘拆地
仰不可攀俯不可視
蠢茲羗戎憑其險阻
罔知天命大邦是

距泱泱虎臣受命于征
出師桓桓如雷如霆
如雷

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
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

山山摧羗人失魂慙若死
灰爰將其臣奉其叛籍泥

首軍門而縛銜璧六軍奏凱
聲動玄黃鰲童白叟蹈

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
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

拜稽首受天之祐受天之祐
天子萬壽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平夏錄

黃標

元政不綱羣雄鼎沸蓋天命聖人必先以驅除云

爾蜀有明氏

一曰諱王珍

一曰字玉珍

隨州玉沙村人也

家世務農玉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間有訟皆往

質焉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

于青山衆推爲屯長

一曰爲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蠻子爲盜蠻子即文俊也

年壬辰徐壽輝亦起於蘄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僭

大號都漢陽遣使招玉珍玉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

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
人呼爲旻眼子沔陽連歲饑乙未春

夏一日

玉珍將斗

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珏守
之玉珍至巫峽買糧皆滿丙申冬辰州人楊漢者元
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西寨時行省右丞相
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兵屯江北完
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怒乃
虜船下流適遇玉珍於巫峽訢其事且言重慶一城
竝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
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烏困投

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沔陽爲民也遠來貿糧亦爲民也若分船爲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爲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騷然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秃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侵掠城中安堵如故四方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秃于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玉珍爲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一名凌雲規復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爲明二一曰三奴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

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牛山城破惟大佛未
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入之趙
資者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章朗革歹同守嘉定
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朗革歹先遁惟資守大佛明
二執資妻于江岸以招資資嘻曰痴婦不死何爲汝
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歹妻也城陷時赴水
死語畢以强弩射殺妻復欲射其子爲衆所擁不得
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龍州謀興復爲
遊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
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玉珍猶欲生之時傳

趙參政兵將至三人者同斬于市

即大十字街

蜀人亦謂

之三忠玉珍乃以禮葬之初玉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州暮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字維周官爲大名路經歷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喜亂入居深山盍往見焉玉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邀至舟與議國事即舟中拜爲理問官己亥遣使貢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弒壽輝自立玉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爲臣子今弒逆予當討之

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爲壽輝立廟城南衆推玉珍爲隴蜀王辛丑夏四月以劉禎爲參謀朝夕侍講禎屏人從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劔門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弑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弗聽明日禎又言玉珍乃咨謀於衆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

綱目書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

王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即日以戴壽

爲冢宰萬勝爲司馬張文炳爲司空尚大亨莫仁壽
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禎爲宗伯置翰林院
以牟圖南爲承旨史天章爲學士立妻彭氏爲皇后
子昇爲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
外設提舉司教授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
令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
無力役之征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餘
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
攻刺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
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昌入指

揮芝麻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二月

八日抵雲南梁王孛羅

一名把都

及雲南行省廉訪司官

先二日走屯兵金馬山

一日皆走楚威

鄒李不至遣使四出

告諭招安降者日至即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
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
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窮祗交
賀遠邇同歡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慨
念中華之貴反爲左袵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
之困悴崇行天罰遂平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即進登
于五位忝茲南詔鄰比西戎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

專任儉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恆心愛民之意肆爲虐
政害彼黔黎下詔楊庭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酋納
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衆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踏
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
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
斷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
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
美于有虞此鄒興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
都領兵回哨援之勝敗於關灘時招安元帥姬安禮
被執至行邸問兵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

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留建水
元帥府聶千戶守之遂引還重慶天統三年甲辰司
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命司寇鄒興
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密院戴
壽爲左丞相萬勝爲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爲都察
院鄒興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
夔門俱爲平章竇英姜珪爲參政鎮播州夷陵荆玉
商希孟俱爲宣慰鎮永寧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
取興元時有劉諶者江西人爲仁壽教官文章清古
能作成後進玉珍入蜀棄官隱居瀘州子弟多從之

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廂是年冬我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及居中原是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爲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

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 太祖
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畫史同往潛圖其山川
險易已酉大明洪武二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
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
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
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
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
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年
冬十月 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昇璟至
蜀諭昇禍福使同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

以書曉之其略曰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之業不
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爲瞿塘劔閣之險一夫負
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
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
用不足取之南蠻猶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
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
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我
皇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
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
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

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洪武三年庚戌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

仁兵三萬興旺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
城決濠填塹急攻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播石敵兵多
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
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
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
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
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
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
右副將軍暨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

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
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
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城都諭和等肅部伍嚴
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爲戒戊子命宋國
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
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州大溪
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
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
爲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
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

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陞
辭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
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
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
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來
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
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
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
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階州進
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

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真等復集衆拒險
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
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
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命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
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
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
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
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
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瞿城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
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

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
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
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
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
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
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
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失事賜
璽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
及得木牌于江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
夔州永忠兵至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

爲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爲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
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
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
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
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
岩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
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
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
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
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

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
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
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
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夏
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
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鑼峽
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
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
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
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

是日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
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
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
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表略曰乾坤正
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
方不冒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侔
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
生民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於墊溺之時
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
昇僻處偏方情無學識既靡竇融先機之智又乏錢

倣達事之宜見出井蛙計同穴兔揣罪實由於此啟
釁用非其人用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之何益遂
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
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及土地人民以獻
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戰
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
之象中矢還走反蹂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
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竝完皆無鬪志乃
籍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翊日壽等率其屬詣軍
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友德分

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擊
斬之判官王柱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寧城中有韓
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服混
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
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
尹氏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
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
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
墀聽宣諭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
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

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爲
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湯和
遣周德興會傅友德攻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師
蜀地悉平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甫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且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金幼孜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文

靖公以文學結知

太宗文皇帝時

駕征北虜文

靖扈從此北征前後錄之所以作也公孫大學榮出

以視予俾龍泉令姜學夔繡梓以廣其傳榮求言序

諸首嗚呼夏之有夷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理之所

必有者也自周宣王逐玁狁後若漢高祖雄才大畧

括囊宇宙亦受冒頓之侮漢業日隆五單于爭立宣

帝一受呼韓邪之朝當時之僅有者也至晉五胡雲

擾遂

蒙帝

王之號拓跋氏興黃屋左纛純擬漢制矣惟

唐太宗之英武始能一扼其吭後瓜潰灘決至宋壞

爛斯極有元勃興腥羶中土亦

開闢之所創見極

盛而衰倚伏常理我

朝治隆唐虞漢海無波大漠

無塵穹廬之下間有暇息游魂雉奔兔伏踰垣草竊

臨以大軍逃命竄匿尚何足計者耶予竊祿于

朝

恒見北狄酋長稱臣納

貢俯伏

殿陛之下氣不

敢喘睛不敢運以爲曠古所無及讀此錄始知

太

宗文皇帝神武天縱廓清摧陷三邊盡滌比之

太

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華夷限界亦可謂繼述
有光者矣今百有餘年烽火不驚邊陲無鋒鏑之交
中土無饋運之苦 祖宗功德其可忘哉雖然斬濕

禹以鼙鼓戮尸逐以膏鋒不有班孟堅之作則勒燕
然之銘不能炳燿千古今錄中所載塞外山川之形
勢北虜之動靜與夫我師出奇制勝之大畧皆歷如
畫措辭簡古筆力老健足以追配古作非公其能之
耶身任其勞而遺逸于後 太宗之謂也鋪張在天
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公亦有焉予先祖刑部郎
中子儀與公爲同年不幸蚤世弗究其用辱公賜以

墓銘公之盛德大業著在國史又予之所當景行而視倣者也故于公此錄不敢以不文辭而僭序其篇端

成化二十三年龍集丁未冬十月上浣 賜進士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南舒秦民悅書

又

永樂八年十有二月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幃幄之寄佐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叅微菴舒城秦公既 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伸之以言俾龍泉令嘉興姜君一臣壽梓以

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歛衽而言曰自古帝王之自將
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師定者理
漢高祖平城之役輕佻強胡謂之漫師師漫者挫隋
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師在
淫主則亂在英主則衎自是而後若宋太宗財力未
贍卽欲收復燕雲謂之束師不支至我朝太祖

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蘖芽未清沙漠謂之繼
武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
嘗訝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逐虜之阡危

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
要經練已熟而于焚龍城犁胡虜塞之策悉已熟于
胸中且以正興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
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靖藝管宿將百
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絕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于
是乎驗况今伊傳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又修文德
以堅中夏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無續也于
是乎書

成化丁未重陽後十日東吳桑悅書于西昌之乾坤

一寄樓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前北征錄

金山北金幼孜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師出北
京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
甲之雄車馬之盛旌旗之衆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
塵不興饒鼓之聲訇震山谷晚次清河行李載車上
途間車行甚難不能相及乃令從者回取隨身行李
炒糗車及餘物俱不能將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
融泥深馬行甚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寒

發沙河午次龍虎臺皂隸小尹等四人與食馬軍小
李俱至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輾
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
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
照耀于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岩壑積雪如銀臺玉闕
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
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
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暮始
還昏夜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見幼孜三人無帳
房令麾下送帳房來借取雪煎湯羨茶各飲一盃而

臥三鼓赴營取去帳房幼孜三人取氈衫覆而寐天明視之上皆霜而所臥之旁積雪盈尺光大咲謂幼孜曰今亦可謂臥雪眠霜矣十四日早發未皎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上馬過前上咲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岩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璀璨光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得黃學士宗豫楊諭德士奇編脩周述書開緘讀之不覺情況與異日殊也不歷此者自是不覺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

幸上都于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爲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卽雞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土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基有毆陽玄所撰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卽渾河流出廬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于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爲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以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

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柳兒山路險如雞鳴
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
岸雪土亦可行但圻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
此山漸平 土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
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于山

岡之上賜酒肴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
上閱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 駐蹕宣府武營

內二十日去直抵大同出大同卽寧夏今滅此殘虜
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未無
事矣二十三日 駐蹕宣平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

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曲下流
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
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
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
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幼孜三人
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 上曰此
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
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栗然入關西峽石
壁崎嶇如削時車馬輳集拆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
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踣間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

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沾雪凝凍滑甚上馬
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
嶺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
沙眯目小石擊面面爲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
關門爲車所塞從是隄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
興和城北下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能至惟都督馬壯
先來有帳房要予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炙旣
而上召獨光大往 上曰足寒時不要卽附火只
頻行足自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
適同至僕者未來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

令麾下送帳房時風益急帳房不得張以行李堆起
畧可蔽風用帳房覆于上連衣靴而臥寒不可禁達
旦不寐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 駐蹕興和 上祭
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于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
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卽又卑此卽陰山脊故寒過
此又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壑
爲池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 聖諭二
十七日 駐蹕興和 日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所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雪且
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二十八日風

寒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

駐蹕興

和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

于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

駐蹕興和及晚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

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臨睡已三鼓矣自是每宵

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

駐蹕興和賜食黃羊

初三日

駐蹕興和初四日

駐蹕興和初五日

駐蹕興和初六日

駐蹕興和初七日早發興和行

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

西北有海子駕鵝鴻燕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

坐者行者警欬者白者如雪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馳
騎逐之至卽飛起人去旋下翩躚迴翔于水次過此
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鑿戍 上指示山謂幼孜
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
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
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又曰適所過沙
城卽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 上
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
若倦時少睡半晌卽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孜
等叩頭退初八日 駐蹕鳴鑿戍夜 上坐帳殿前

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至二鼓乃
出初九日 駐蹕鳴鑾戍 上大閱武誓師六軍列

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
鐵騎騰蹕鉦鼓震動 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

經大戰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
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

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
戍 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蛻

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
北有山頗高如諸山 上曰此卽大伯顏山西北有

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卽小

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

曠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鼯鼠穴也馬行其上爲

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于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

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

中使下馬取觀以示幼孜三人觀之 適中官射一

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北來

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

雪乃是鹹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卽小伯顏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

像耳安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峯比

時少水晚下微雨將暮未飲都督薛祿邀余數人飲食麩及青豆粥淹鶯黃羊醬瓜菜數品無水飲馬從者至皆不得食軍士亦多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皆足十一日駐蹕凌霄峯比

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大晴十二日駐蹕凌霄峯雪已消夜復下

雪十三日 駐蹕凌霄峰復下雪夜漏下 上召至

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浙毛髮栗然久乃
出十四日 駐蹕凌霄峰十六日五鼓發凌霄峰

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

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橐駝山谷中山
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
多豐草閒無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居址
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
數十里山轉深邃登高岡望川之迤北蕭條無人始
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

下馬畧休息忽有軍師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草間
問 駐驛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鶩餅同食軍師往
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
者漸多皆尋不得行數十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
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岩峭削
右小石戴大石層疊高底宛如人所爲者自興和至
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柏樹一
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
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
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麩

忽寧陽侯至要予三人同金侍郎至營午食黃羊天
驚其新射得適野馬就癩食飲燒酒兩盃予急欲尋
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
同往飲畢久候報馬不至日已暮上遣中官二人
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
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
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壞不堪
騎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呼爇待勉仁視
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
已遠勉仁遂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

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
兩山遂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攜數騎下馬麓東
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
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乃
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遙望山外有火光以爲
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
上下馬休息荒草間時夜已半微雨復下予二人相
顧惻惻不樂俟天曙韉馬復行雨雪交下行一里許
至山坡下有一帳房戈戟圍列漸聞人語聲予意必
光大也詢知果然蓋光大與金侍郎隨數騎追逐一

宵亦回息于此相去數十步彼此皆不知忽然相見
且喜且慰而皆有慘然之色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
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
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卽鞍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
掖軍馬言 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遇都指
揮孫霖與借馬鞍霖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錦
水磧見 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道
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 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
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昨日 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
迷道凡遣傳將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

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
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
日駐蹕錦水磧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傅

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上前

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

上指示曰此荅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瓊圃二十日

駐蹕環瓊圃自此皆沙沱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

鳶午次壓虜川自此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

食不下咽日暮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

北山川 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
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
十二日早發壓虜川午次金剛阜日暮 上坐帳殿
前令幼孜遠望 上曰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莫知
其極二十三日 駐蹕金剛阜地生沙葱皮赤氣辛
臭有沙蘆蕨根白色大者莖寸長二尺許下支小者
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蕨氣二十四日
駐蹕金剛阜夜甚寒 上召草勅硯水成冰二十五
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其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
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卽鴛鴦

灤也地理志云鴛鴦灤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
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

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爲長白山也天下山川
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
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上召令馬
上草勅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上已行
三里餘飛鞚至上前視草觀畢令騰真下馬坐地
于膝上書之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上下令衛士掘
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

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卽詩所謂躍躍毚兔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卽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于大甘泉北七十里屯駐二十九日發大甘泉北午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一日駐蹕清水源初二日駐蹕清水源進神應泉銘初三日駐蹕清水源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沱漸少時大風寒予戴帽

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上顧而笑曰
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
水至此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皮
裘戴狐帽行十餘里上召曰豳風云一之日觶發
二之日栗烈今已秀萼之時而氣爲栗烈人皆衣狐
裘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
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臣若不涉此亦不
信上笑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上于
帳殿上見光大衣狐裘煖帽笑曰今爲冷學士矣
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遙

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

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高山也其中

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可常登

一覽數百里已爲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桃花

數叢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奇特 上登山頂製

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玄石坡立

馬峰六大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毛筆鈎上石

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泉足飲

人馬名曰天錫泉 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侍

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填滿泉上水溢出旋復壅塞

初八日早發玄石坡午次鳴轂鎮初九日早發鳴轂鎮是程苦遠然地甚平曠勉仁取水調麩各飲一椰瓢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可飲新掘井皆鹹若取水飲馬人輟集井上不得馬渴不肯去遇都督薛祿令麾下取水與飲馬復行午後忽微風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人皆疾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砢層疊東諸山皆山晚至歸化甸上與數騎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之于篋至夜方飲而從者俱未至中官孟驥假予帳房飼馬于

旁旣而脫擻逸去至四鼓起視已不見與光大繞營
周匝數回尋至天明始于營西北得之初十日 駐

蹕歸化甸食後從者稍稍至十一日 駐蹕歸化甸

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
上輒踣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瑁瑪瑙
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爲玩幼孜
亦欲與光大拾之後騎至塵起遂去午至楊林戍地
亦有美石幼孜與光大共拾予得之獨多但不如前
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于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泉
泉十三日 駐蹕楊林戍十四日 駐蹕楊林戍十

五日 駐蹕楊林戍十六日早發楊林戍午次禽胡
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石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
泉及 御制銘紀行刻石十七日午次香泉戍十八
日早發香泉戍行沙沱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又有
榆林藜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鷹
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
征和林時所築屯糧于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
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峰有石 上欲刻石令方賓與
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無佳石得一石畧
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于井中取水飲馬至

營復命 上面營前高峰而坐 上曰人恒言此山

有靈異適登此忽陰雲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

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 上登靈

顯翠秀峰令幼孜三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于廣武

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早發高平陸午次還遠塞

二十一日早發還遠塞午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

神獻泉 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于石山多雲

母石并書雲母石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

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 上曰四望無際莫知

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

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雙秀峰是程無
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飲適天陰風寒下兩人馬俱不
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踰時至威虜鎮泉曰水清
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日早
發紫霞峰晚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上
召幼孜三人隨駕同行聽其言瓦剌事夜命寫勅
無桌以氊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
早發玄雲谷午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
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峰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
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

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
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
甚久方退二十九日駐蹕長清塞三十日早發長
清塞至順安鎮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
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雨五月初一
日早微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召指
示前山曰此卽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
接地望之如青山白雲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
孜以爲信然上笑曰氣也非真山若誠爲山則天
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

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旁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項有以來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初二日駐蹕平漠鎮賜食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午至祥雲巘山上立帳殿前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辰發祥雲巘午次蒼山峽咄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馬四匹來進初五日早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戍地多野葦沙葱人多采食又有金

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未銳人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菜花大如茼蒿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發雲臺戍午次錦屏山初七日發錦屏山午次王華峰初八日發王華峰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凡古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齎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九日早雨 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上請隨 駕同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

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爲而累爾留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然是日哨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清遠侯復遣人護送馳詣三上所蓋欲以爲向導也初十日仍駐河上十一日收拾行李隨清遠侯移營入土城中去舊營可四五里許十二日往城中方定帖午後主事楊砥過帳房中坐移時去十三日清遠侯邀作午飯嘗沙葦及鮮魚十四日食後出城南縱步片時卽回帳中十五日早食從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上追逐胡虜

動靜晚袁中書相過十六日食後 同張侍郎袁中

書出城外登一小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回至

張侍郎處作午飯十七日早食後有中官數人來過

邀余吃茶并取麪共食十八日早飯後訪張侍郎旋

煮茶調麪各啜一甌十九日食後聞捷音將至甚喜

清遠侯來邀作午飯食鮮魚二十日食後袁中書過

帳下與語片時去午後往城南外遇雨即回二十一

日早飯出城外候 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

喜且戚時 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光大與

勉仁相往予收拾行李起帳房後往行十里許遇雷

雨駐馬俟雨過至營中見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
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上以騎兵追逐
餘虜東行步行者俱不得從幼孜三人僕隸皆遣隨
清遠侯回不得已各留馬夫一人飼馬看行李是日
發平胡詔及書勅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幼孜三
人各牽一騎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覺艱難晚次威遠
戍無帳房乃采柳枝作窩舖長可五六尺闊可三四
尺上覆以氈衫下以氈條藉地僅可蔽風雨予與光
大二人同臥予曰昨讀足下蓬窩詩今復共此清致
相視大發一笑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爲雨所壓衣

服皆濕幼孜三人冒雨入方尚書帳房內避雨午後
雨止發威遠戍幼孜三人收拾行李稍後隨駕不及
度臚胸河人馬輾集河上見安遠伯與同行雨過水
漲滄及馬腹幼孜三人各牽從馬馬爭度歸泥淖者
無數三人馬幸無恙登岸私自相慶緣河行數里多
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從者至昏黑
不至夜久方到適幼孜三人被召俟立帳殿外且
營中馬驚予三人俱恐馬逸立不能安久方出營首
問馬從者云先覺馬驚緊繫縻之得不走心方懾是
夜有旨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復來凡步行者

亦得相從幼孜三人託安遠伯取阜隸及帳下二十
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後次蟠
龍山從者帳房皆至午大雨平地水流帳房皆水令
阜隸從旁及中掘坑注水須臾坑滿以椀尸水至暮
雨止地濕不可睡令阜隸采溫蘆葦鋪地用馬屨及
氊席鋪之加毛裘于上畧可睡天明視之濕氣滲透
氊裘皆潤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
鎮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
無水載水爲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
河渡水稍深據鞍不能渡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

以渡水沒馬及腰以上及岸洗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渡都督馬榮許方尚書渡河方尚書邀予三人同往西行七八里至馬都督渡河處見其並無區畫且指使予輩從他渡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遇東寧衛指揮裴牙失帖木兒旋縛筏渡予二人卽指使其麾下之人樂然聽命先渡予輩及行李訖彼然後渡裴指揮復令麾下炊飯食予三人再三辭謝之乃以鮮魚爲餽裴女直人善騎射上選其百人扈從能輕財好

義觀其所爲勝尋常萬倍當時達官貴人不爲少矣
每日聚會相笑語其力皆足以度予輩甚不爲難而
邂逅之間面目相視如不相識于此尚然而况臨大
患者乎此裴指揮所以爲難得也晚次平山甸上
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渡河之由上意謂必由
官筏而渡不知官筏尤難渡光大備言裴牙失帖木
兒渡河之故上嘆曰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汝何
不由彼而渡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
者故不由彼渡上笑曰今日方爲艱難汝得無懼
乎因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以進上命譯使

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扎達華言雲詛風雨
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發平山甸晚次盤流戍
六月初一日早發盤流戍晚次凝翠岡初二日早發
凝翠岡午經闊灤海子 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營
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者無
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
之物莫平于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
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
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
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發

玉帶河晚次雄武鎮 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
及退獨予失去所騎馬二匹周匝營中尋數回不見
而夜深漸覺疲倦及睡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

武鎮問方尚書借馬騎至營中復徧歷營中尋馬至
東北營外忽見所騎棗騮馬騎至營中縻繫帳房馬

見予低回似欲言者問一卒言此馬昨晚爲中官從
者所獲適牽至此若來遲恐移至他所不復可見矣

予遂牽回帳中諸公莫不舉手相慶晚次清胡原初五

日發清胡原晚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度
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汗泥行五六十

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至清楊戍
初七日發清楊戍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
刺華言半箇山山甚險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
挾山攢簇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
益清秀可愛孰謂虜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峽隔
岸坡陀間樹林蒼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
深數尺而草稍俱爲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
知虜騎曾經過此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
松峽度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
度黑松林光大先往予與勉仁隨後見松林蒼翠可

愛遂下馬少憇復行數十里下營飼馬日沒復起行
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
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辯幼孜三人從寶燾
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于半山間
踰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而路多泥淖且陷益難行而
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三十
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
待 上飭諸將嚴整行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
勢幼孜三人下馬披甲復上馬隨陣後度一大山見
虜出沒于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僞降先是 上嘗度

虜必僞乞降預書招降勅一紙以待至是虜果來
上陣前召取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勅進上曰虜詐
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去者又行數十里駐
兵于山谷中時甚熱已半日不食飢疲殊甚忽得阜
隸一人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予三人用水淘食之
甚甘忽見行陣動亟策馬前行俄聞砲聲而左哨已
與虜敵虜選鋒以當我中軍上麾宿衛卽摧敗之
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
前進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
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主上已久下營

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至夜方至營而
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又復飢渴移時忽有一
阜隸至載水一瓶飯一盂予三人卽共食之又甘如
午所食者乃留一瓢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百貫
夜三鼓方臥而風露頗寒以箭插地覆氈衫于土傍
風冷冷襲人雖甚倦而目不交睫須臾已五鼓乃起
坐待天明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
渴甚以衣于草間旦得且洩漬露水扭出飯之行數
十里始得水遂往飲馬予與勉仁馬多陷泥中時渴
甚水皆成泥不可飲乃回解鞍中官以水一壺飲予

三人從者稍稍至取水就炊食畢卽行晚次 駐蹕

峰十一日 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

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冀中所領馬步後進

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時次長秀川而

當車

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

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發回曲津光大斃一

馬午次廣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于山谷間後大敗

之久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

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畢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

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

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
競奔而前銳響伏發虜倉皇度河我騎乘之生擒數
人餘皆死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發蔚藍山
晚次寧武鎮十六日發寧武鎮晚次紫雲谷十七日
發紫雲谷晚次玉潤山十八日發玉潤山晚次紫微
岡十九日發紫微岡晚次青陽嶺二十日發青陽嶺
晚次清葉原二十一日發清葉原晚次淳化鎮二十
二日早發淳化鎮度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瘵
予駐馬先度度訖復以度光大旣度以爲無水矣而
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復度兩河泥

陷及馬腹馬行泥潦中幾陷者數而他馬陷沒者無
數幼孜三人馬幸免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
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
水縈回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度登高下低馬力疲
倦幼孜三人度一高岡下馬暫息盼望出峽口杳不
可到方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發淙流峽晚次錦
雲峰二十五日發錦雲峰晚次永寧戍二十六日發
永寧戍晚次長樂鎮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
大者如蜻蜓拂面嘍啮拂之不去晚次通川甸卽應
昌東二海子間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卽

三石山也爾等記之望久下山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主造此寺出家于此國初始廢二十八日發通川旬晚次金沙宛二十九日發金沙宛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林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爲橋以度軍馬晚次玻黎谷三十日發玻黎谷晚次成信戌七月初一日發成信戌午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馬通政攜酒一壺相贈晚與方尚書數人飲得羅修撰寄家書初二日發武平鎮晚次開平營于斡耳朶華言

所謂宮殿也蓋元時宮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于荒烟野草之間可爲一慨初三日駐蹕開平初四日午發開平晚次環州有小城在州中四面多頽缺上召賜瓜果初五日發環州晚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連度數河河水深及馬鞍兩靴俱爲水所漫登岸脫靴傾水濕羶鞮扭乾褻脚復穿濕靴上馬更行晚次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栢兩行仍在俱蕭條寂寞不能無感也觀望良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盤谷鎮由是入山峽中山路甚險

兩山相夾如行夾城中 上曰此山險陡若是雖虜

騎千羣豈能至此縱有能至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

者晚次獨石初九日發獨石晚次龍門龍門兩山對

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出水泛時此處

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之者崖石懸處

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鐫磨崖碑 上曰朕意如此汝

言正相合也初十日發龍門次燕然關十一日發燕

然關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發長安嶺次鎮

安驛十三日發鎮安驛次懷來十四日發懷來次未

安甸 上召賜瓜果十五日發未安甸度居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發龍虎臺晚次清河入上令幼孜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後北征錄

八月廿五日金幼孜宣平火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六師往征
瓦剌胡寇峇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馬步官
軍日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公光大庶子楊公勉仁
偕扈從是日辰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
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晴晨發清河午
至沙河 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
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午後復雨二十日晴晨發龍

虎臺度居庸關途中多泥馬稍難行午後至龍慶州
下營二十一日早陰晨發龍慶州至榆林雨午後至
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二日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
晚晴二十三日晴晨發沙城午次雞鳴山大風二十
四日晴晨發雞鳴山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晴晨發泥
河午次宣府大風雨下卽止是日穀雨二十六日次
宣府二十七日晴晨發宣府晴午次宣平大風二十
八日早晴晨發宣平次德勝口晚大風下雪二十九
日陰晨發德勝口度野狐嶺風寒午後次興和三
日風寒次興和寄家書與李都御史帶回北京四月

初一日甲辰晴次興和初二日晴次興和寄家書與
太常朱少卿帶回北京初三日晴次興和初四日晴
次興和初五日移營于興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晴
次沙城大閱軍士初七日晴次沙城初八日晴次沙
城初九日晴次沙城李都御史至得家書初十日晴
晨發沙城午後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陰晨發紅
橋午後次凌霄峯卽兀出千伯顏雨連宵不止甚寒
絕薪光祿寺至昏黑方送飯飯未畢無湯遂罷是夜
馬無草僕衣皆濕不得飯食十二日早雨止陰食後
發凌霄峯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陰微

雨午前次五雲關卽哈刺罕有水十四日晴霜寒次
五雲關十五日晴晨發五雲關午次高平阜卽忽牙
撒里禿十六日晴晨發高平阜午次殺虜城卽荅虜
城十七日晴晨發殺虜城午次龍沙甸卽阿蘭惱兒
午後雨十八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錦雲磧午後大
風雨雪晚復晴十九日晴晨發錦雲磧午次小甘泉
二十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晴晨
發大甘泉午次清水源卽馬塔馬二十二日晴次清
水源二十三日晴次清水源二十四日晴午發清水
源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食二十

五日晴早發屯雲谷午次玉雪岡是日小滿二十六
日晴午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晴晨
發玄石坡午次鳴轂鎮二十八日晴午發鳴轂鎮晚
次清風壑無水大風患瘡以爲坐馬癱二十九日晴
早寒晨發清風壑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晴
早晨發歸化甸午次楊林戍初二日晴晨發楊林戍
午次禽胡山初三日晴次禽胡山瘡甚 上命太醫
院判韓公達賜膏藥初四日晚次禽胡山初五日晴
次禽胡山晚大風夜雨初六日晴次禽胡山大風初
七日陰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戍初八日陰

風寒已時發香泉戌午後次廣武鎮卽哈刺莽來夜
雨初九日陰次廣武鎮午後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
二三寸初十日晴晨發廣武鎮午次懷遠塞十一日
晴晨發懷遠塞午次玉帶川卽紫禿瘡愈是日芒種
十二日晴晨發玉帶川午次富平鎮卽兀兒禿十三
日晴午發富平鎮晚次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晴
晨發翠幕甸午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晴晨發長山
峽午次至喜川十六日晴次至喜川十七日晴晨發
至喜川午次環秀岡十八日晴午發環秀岡暮次野
馬泉暗宿十九日晴晨發野馬泉午次蒙山海二十

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武鎮二十一日晴午前發威
武鎮晚次通泉泊二十二日晴次通泉泊二十三日
晴晨發通泉泊午次飲馬河微雨晴晚二十四日晴
次飲馬河二十五日晴次飲馬河二十六日晴次飲
馬河是日夏至二十七日陰晨移營于飲馬河北十
里凡五度河至營雨午後復晴暮天雪雨二十八日
陰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晴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
五度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峰山六月初一日壬寅
晴午前發三峯山晚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
雨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餘里復晴下營作

午炊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暗宿初三日晴
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
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卽撒里怯兒元太祖發
跡之所舊嘗建宮及郊壇每歲于此度夏山川環繞
中關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
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
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陰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
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
晴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卽康哈里孩無水
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

初六日晴晨發三峽口午次蒼崖峽初七日晴晨發
蒼崖峽午次急蘭忽失溫賊首荅里巴同馬塔木大
平把禿字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
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躬擐甲

胄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
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銳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
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集寇且戰且將暮上以精

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大銳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銳
竊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
人馬死傷者無筭寇皆號而往宵遁至土刺河上

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八日
晴次殺胡鎮是夜馬無草失其青馬及海驢馬黎明
令皂隸四出尋取不見抵暮方回營中初九日晴次
殺胡鎮午後將移營金都督令頭目二人送所失馬
俱來還問之乃出營十里餘西北海子上哨馬者得
之金知爲予馬故以來還不覺爲之大喜也乃取麪
兩椀勞其頭目是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下雨風寒
初十日晴是日頒師午次迴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
日晴晨發迴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映山上又
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鏡先擊據海子者

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大銳再至亦遁
去晚次雙泉海十二日晴晨發雙泉海午次平山鎮
十三日晴晨發平山鎮午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
暑十四日晴晨發清源峽午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
日晴晨發平川洲午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晴晨
發青楊灣午次飲馬河三峯山十七日晴晨發三峯
山午度飲馬河西北三峯山東南下營未時雷雨數
點卽止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上皆
賜以衣服絹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其回十八日晴
仍次其地十九日晴晨移營于飲馬河北舊下營處

二十日晴午後度飲馬河凡三度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晴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二日晴仍次其地二十三日晴午發飲馬河晚次青山峽陰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陰晨發青山峽晚次蒙山海二十五日晴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卽止暮次野馬泉二十六日晴晨發野馬泉晚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晴晨發環秀岡晚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晴辰時發至喜川午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午後發黑山峪晚次翠幕甸三十日晨發翠幕甸午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晨發富

平鎮午次玉帶川大風微雨初二日晴大風仍次玉帶川初三日晴晨發玉帶川次懷遠塞初四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陰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戌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晚就遣都指揮李英同中官齎回北京初六日晴晨發禽胡山午次楊林戌晚下雨初七日陰晨發楊林戌午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初八日陰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初九日陰晨發清風壑午次雞轂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玉雪岡午後起營晚

次屯雲谷十一日晴晨發屯雲谷午次清水源十二日晴晨發清水源過大甘泉晚次小甘泉十三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錦雲磧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陰晨發錦雲磧午次龍沙甸午後下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殺虜城過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晴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峯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霄峯午後次紅橋十九日晨發紅橋午次興和二十日晴仍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人馬奏集馬幾陷泥

淖中過土城始得免午後次萬全大風雨馬無草阜
隸無柴不曾晚炊二十二日晴晨發萬全午次宣府
午後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陰晨發宣府同光
大入城訪解文夫留片時卽別午次泥河下雨二十
四日陰晨發泥河午次雞鳴山途中微雨晚上召
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晴晨發雞鳴山午次
土墓二十六日晴晨發土墓午次懷來二十七日晴
晨發懷來午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處暑晨發
永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雨家僮來接晚奉
上同光大勉仁先回勉仁由舊路西行余與光大

過新店度橋東行向夕入一村落人家投宿取所攜
酒共食之乃就臥將夜半目尚未交睫二十九日三
更起行秉燭行十餘里取昌平大路行至沙河天明
入人家作炊食後行過清河大雨水平路泥淖尤甚
午後至家八月初一日早晴文武百官迎駕由安
定門入皇上陞殿羣臣稱賀上平胡表呼譟而退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終

序金文靖公北征錄後

皇明大一統百餘年來北虜不敢猾我華夏者蓋由我祖宗處置得宜恩威兼濟故有以警其臣叛不常之心耳夫自古中國不能無夷狄而夷狄爲中國患何代無之三代而上帝王處置之得宜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固未有若後世處之無道御之無術至于無可奈何也或好大喜功則主于窮黷窮黷則耗我海內或偷安忍耻則主于和議和議則紊我綱常是皆下策殊非常治久安計也洪惟我祖宗列聖心帝王之心法帝王之法當天造草昧之初

張皇天兵奮揚武烈掃彌天之穢空沙漠之塵俾呱
呱胡雛暫爾假息故土討叛之義懷遠之仁炳如也
及守成致盛之日練我士卒肅我邊境塞垣等金湯
之固元戎簡方虎之謀使入貢酋長得以俛首闕庭
禦侮之義化外之仁昭如也是故百餘年來內不知
兵外無僭叛猗歟休哉此誠處置得宜宜乎功加于
時德垂後裔六五帝而四三王也顧彼三代而下事
窮黷專和議者逞一時之忿計一時之安卒之海內
旣耗綱常掃地其術之窮一至于此可勝嘆哉弘治
乙未蜀之大行李公應和來撫商洛出視金文靖公

北征錄一冊將綉梓以廣其傳命鰲序其後嗚呼
朝廷處置北虜 恩威兼濟仁義並行得宜如此而
其所以處置之得宜者則出自 祖宗神謨廟筭一
天地之春生秋殺至公無私讀是錄從可知矣豈區
區筆占所能窺測也哉謹序旨弘治己未孟冬署商
州儒學正事舉人永川羅鰲頓首謹書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終

（The text in this section is extremely faint and largely illegible. It appears to be a list of entries or a detailed record, possibly containing names and dates, but the characters are too light to transcribe accurately. It occupies the majority of the page's width and height.)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四

北征記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

大同開

平守將并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
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
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上曰兵豈堪數
動朕固厭之矣何況下人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
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
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召公侯大

臣計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已酉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 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 丙戌 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令者誅 五月丁未朔 三月丁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

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
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爲前鋒安順伯薛貴順伯
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上諭諸將曰爲君

奉天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
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彼爲民患則亦不赦逆
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
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爲讐侵擾邊疆虐毒黎庶違天
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寇之
性命危如一髮當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理
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能改

也而獸心終爲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
蓋志在于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咸能奮力成功
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其
懋哉 四月戊申以親征胡寇告 天地宗廟社稷
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己酉 車駕
發北京次唐家嶺 癸丑發唐家嶺次龍虎臺遣太
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 乙卯發龍虎臺居庸關次
岔道 丙辰次懷來 丁巳次土木陞陝西行都司
都指揮劉廣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
都司事戊午勅各城堡嚴哨瞭謹守備 己未發土

木次長安嶺亭諸將 壬戌 萬壽聖節禮部尚書
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城
癸亥次雲州 乙丑發雲州次雲門 丁卯發雲門
次獨石 庚午發獨石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
知把里禿等獲虜謀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兵出挾其
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孽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
軍且至復遁往荅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
謀者慮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寇去此不遠遂命諸
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禿里爲指揮僉事餘陞一等
各賜白金有差 辛未 秋涼亭 甲戌發西涼亭次

開安 五月癸亥朔次威虜鎮 丁丑發威虜鎮次

環州 戊寅次雙塔 乙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

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

士卒者將士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

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

俱死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 甲

甲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

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

再此何祥也 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曰 陛下

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

木次長安嶺亭諸將 壬戌 萬壽聖節禮部尚書

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城

癸亥次雲州 乙丑發雲州次雲門 丁卯發雲門

次獨石 庚午發獨石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

知把里禿等獲虜謀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兵出挾其

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孽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

軍且至復遁往荅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

謀者慮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寇去此不遠遂命諸

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禿里爲指揮僉事餘陞一等

各賜白金有差 辛未 畝涼亭 甲戌發西涼亭次

開安 五月癸亥朔次威虜鎮 丁丑發威虜鎮次

環州 戊寅次雙塔 乙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

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

士卒者將士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

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

俱死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 甲

甲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

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

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曰 陛下

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

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卽命草勅遣中官伯力苛及所獲胡寇齎往虜并諭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來歸與朕所以待窮者之歸皆爾所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來寇攻我邊鄙虔劉我烝黎纍纍不厭其孰之過朕間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假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彼之滅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出諸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乃獸心弗悛

日增月益比吾邊氓之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爲
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
以下悉無所問有能順 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
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聽擇善地安生樂業朕之
斯言上通 天地毋懷二心以貽後悔 乙酉命安
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爲叢塚瘞之 上
親爲文祭焉 丁亥發開平次洪平鎮 戊子召諸
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
武蓋以止殺非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
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

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降者宜悉意

撫綏無令

失所非持兵器以響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

天愛人之意 己丑發武平鎮次威信戍 辛卯發

威信戍次通州甸 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于人今

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

有志者事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下必助順矣

癸巳次香泉泊 甲午次環翠岡 乙未次末寧戍

丙申清平鎮卽元之應昌

路是日雨重車皆後諭諸將日輜重者六

軍所

恃爲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

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尔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迎之 丁酉宴随征文武

大臣命内侍歌

太祖高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

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

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

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

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諭

戊戌次威遠川

巳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循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内侍歌之

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頭言 皇帝深思遠慮前古帝

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沾醉而罷 庚子次楊和谷

辛丑次雙泉海 壬寅次覽秀川 癸卯次錦秀

岡 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 乙巳次錦霞磧 丙

午次翠王峯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

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

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

鋒命尔尤宜用心其精擇勇知廣布偵還如有所得

星馳奏來朕佇俟焉 丁未次鳴王關 戊申次清

漠川 巳酉次和鸞谷 庚戌次紫駝岡 辛亥次

清泉泊 癸丑次金沙樂寧陽侯陳懋等得胡寇馬

九匹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

懋等益加防偵不可怠忽 甲寅次秀水河 乙卯

次玉壘峯 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虜

地尤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毋怠孔子

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 丁巳次凌雲峯 戊

午次玉沙泉 上以荅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

嚴兵以俟其時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聞之喜曰兵

可用矣 己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

忠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
相當彼投戈下馬卽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
機銳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
以來庚申次天馬峯上以大軍繼進十數里懋
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野
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

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
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
上以俟壬戌發河上次倉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
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三百餘里一人

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 癸亥次連秀坡寧陽
侯陳懋忠勇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坨山
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是英國公張輔等奏曰假
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
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
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 甲子次翠雲屯
召英國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
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
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一粟于滄海可必得耶
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于

是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
鏖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
犬羊栖栖偷生窮漢之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進

殺之耶 上悅遂命班師 乙丑召諸將議分兵兩

路南歸于是 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

步卒西行期會開平 丙寅發翠雲屯次蒼玉澗諭

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旣未嘗見敵必有怠心寇踪

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以殿後仍戒飭軍中晝夜

警備常若寇至 丁卯次清流峽 戊辰次富平川

己巳次長清戍 庚午次懷柔甸 壬寅發懷柔甸

次寧遠鎮 七月甲戌朔 乙亥發寧遠鎮次迴流

灣 丙子次清虜鎮 丁丑次哨石川 戊寅次羣

玉峯 己卯次雙島 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

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

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辛巳次豐澗屯 壬午次長

林壑 癸未次廣平川 甲申次達安鎮 乙酉次

通精戍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

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于

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

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

勿犯違者斬 丙戌次盤石鎮 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

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

上頷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

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

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之

付托 上喜顧大監馬榮賜榮幼孜羊酒而退 戊

子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 皇

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次蒼崖戌 上不豫下令

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次榆

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上崩內臣馬榮孟聘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夜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逐一遵古禮舍斂畢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靈輦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太監海壽奉遺命馳計皇太子 癸巳次連雲磧 甲午次黑河戍 乙未次宣威鎮 丙申次廣漠川 丁酉次青楊峽 戊戌次聞喜岡 己亥次白沙河 庚子次香泉泊 辛丑次通川甸 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

軍皆至 八月癸丑朔龍輦度開平次雙塔 甲辰

次威虜鎮 乙巳次西涼亭 丙午次隰寧 丁未

次雲州 戊申次赤城 己酉次鵬鶚皇太孫奉皇

太子 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

徹天地 庚戌次懷來 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

衰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皆素服哭迎 丙子及郊皇

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于仁智殿加斂

奉納梓宮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